

栩栩如真

蘑菇与人物的诞生
蝴蝶饼与耳朵
天使发与人物法则
结他弦与个性
棉花糖与梦
仙人掌与生命史
螺丝帽与性
珍珠与救赎
八音盒与真我
真实世界
想像世界
可能世界

董启章

自·然·史
三·部·曲
第·一·部
二·声·部·小·说

天工开物

收音机
电报 / 电话
车床
衣车
电视机
汽车
游戏机
表
打字机
相机
卡式录音机
书



天工开物

董启章

史·曲·部
自·然·部
三·第·一·部

二声部小说

栩栩如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董启章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7-208-08992-1

I. 天… II. 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8288号

策划编辑 刘志凌
责任编辑 沈宇
封面设计 王志弘
内文设计 尚燕平



世纪文景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

董启章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14.25
插 页 2
字 数 306,000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08992-1/1·758
定 价 29.00元

简体版自序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于2002年初动笔，2003年中完成，2005年于台湾由麦田出版社出版。在这之前，已经有一个三部曲的构想。我把它称为“自然史三部曲”。有人可能会把它说成“香港三部曲”，但我的原意是“自然史三部曲”，因为它不只关于香港，而是关于人类在这世界上的生存状况。“自然”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本然状态，“历史”却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进程。第二部曲《时间繁史·哑瓷之光》于2007年同样由台湾麦田出版社出版。第三部曲《物种源始·贝贝重生》正在写作中，其中的“前传”《学习年代》已经大体完成。严格来说，三部曲变成了四部。我不知道它会不会继续衍生下去，变成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我深深地感受到，小说可以是如此的一个生命体，如此的一个生态系统，一个“第二自然”。我不敢说我创造了它。我只是跟它相依共存。除了纵向的“多部曲”结构，我也采用了横向的“声部”结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是二声部小说，《时间繁史·哑瓷之光》是三声部小说，至于《物种源始·贝贝重生》，将会是更复杂的多声部小说吧。我把它想像成一首长篇的交响诗，当中有主题的交织和变奏，有声部的对位与轮替，有意象的呼应和演化。我不知道由文字构成的世界，可以扩展到什么程度。也许，到了最终，一切又会还原为一句说话，压缩为一串单音，结晶成一颗钻石。毕竟，宇宙就是一行诗。The universe is one verse.

董启章

2009年11月10日

完整与分裂·真实与想像

独裁者

我和这本书的作者是同代人，这本书又是一部本城的文学作品。虽然这部作品因缘际遇在隔岸*出版，但是据作者所说，他希望能由一位本城的同代作家执笔作序，所以就向我发出邀请。不过，我把这邀请理解为挑战。既然要把这本书作为一个挑战来响应，那么我将要说的话极可能是不中听的，但我相信作者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他早就知道，我和他的文学立场一直也存在差异。所以，我也不不得不对他的勇敢表示敬佩。可是，敬意还敬意，要说的话也始终是要坦率地说出来的。在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互相忽视的文学界里，我们都失去了真诚之心。因此，这也可以说是个良机，去考验作者是不是的确具有实现真诚之心的勇气。

也许说到真诚并不恰当。要说真诚，我们能判断谁不是真诚的吗？我们既能真诚地互相关怀，但也能真诚地互相攻击。也许我们要求的其实是完整性——integrity——而当中也包含了正直和诚实。可是真正的完整性是多么的困难，甚至近乎无可企及。我们都难免于自我分裂，自相矛盾。在布满碎形裂片的汪洋中，我们浮游泅泳，寻找自我的，或同时是彼此的喻象——figure。在喻象当中，我们找到了至少是暂时性的，想像性的统一体。据我理解，这本书所标志的就是对这统一体的追求，和

* 此篇原为麦田版序。

对其不可得的焦虑和失落。

直截了当地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是一本自我的书。作者企图通过主人公的家族承传和个人成长的叙述，来确立自我的形象。最终显现出来的是无限的自我膨胀，竟然到了一个除自我之外并无外部真实的地步。也因而没有他人的存在。所有“他人”——包括叙事者所创造的“人物”栩栩，以至他“真实”的父祖辈和成长伙伴们——几乎都只是包含在自我的想像中的角色。而他口中的“历史”——无论是对象史，家族史，还是地区史——也必然陷入了自我的偏见里。这偏见无关乎他的“史观”进步或正确与否，而在于本身角度的局限。要知道，每一个独裁者当初也必然曾经是个颠覆者，反权威者。而他的颠覆力往往只是建基于以一个更强劲的自我来推翻另一个已然疲弱和败坏的自我而已。就算作者表面上摆出许多反省的姿态，时刻装出商量和自我怀疑的语气，结果其实于事无补。在我们的文学中，这种伪反省可谓特别丰富。尤其是在关于“人物”栩栩的部分，作者在“作者—人物关系”的老话题上做文章，导引出哀怨而近乎滥情的结局，最后也不过是在自我的想像世界内部打转。自我的文学最终几乎都是造成思想短路。

我得承认，当我读到作者自称根据“滥情的美学”创造出来的情节和场面，我的确无法免于动容，但我也立即对自己的动容感到羞愧。我为自己产生的同情而羞愧，因为我竟然不自觉地被卷进作者的自我中。于是我不得不加倍警惕，以及加强对这自我的批判。读者可能会认为我说得过于苛刻。可是，难道我们不应该把要求的门坎提得高些吗？难道我们应该让一个作家轻易蒙混过去吗？也许有人会认为，在今天文学作品已经受尽冷落的年头，有人还旷日持久地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就算没功也有劳吧。那应该加以鼓励和肯定，而不是吹毛求疵，重手打击

吧。我却绝对不会这样想。因为姑勿论有多少人在看，一部作品也是时代的象征，并背负着时代的责任。作品的缺憾也同时征表着时代的缺憾。这是不能敷衍了事的。当然，我真心地盼望作品能在严厉的批评中站得住脚，那表示当中还有什么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能带来真正的启示。

作者在书中忧虑的，其实就是“无用”的想像和写作，如何能响应现实世界和现实人生的问题吧。于是就出现了“想像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分裂和对立，以及利用前者吸纳和创造后者的虚妄想法。就课题本身，也不能算是新鲜的，但当中的提问，却是恒常迫切和有效的。这牵涉到艺术行为的根本意义。创作和现实的关系其实从来没有割裂过。在艺术史中历来只是以不同的形态呈现，而所谓艺术形式和思潮的更替，也不过是两者关系的理解的重整。就算是声称“为艺术而艺术”的流派，其理念本身也无可避免地以对待现实的否定态度为依归。见诸小说这种形式，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的，无可否认是写实主义的那种对真实世界“实然”呈现的信念。而如果作者的使命感高度确切化，则会滑入宣示“应然”的说教窠臼。现在这本书的作者所标举的，却是可以称为“或然”的角度。所谓“所有的可能世界”，不就是相对于“实然”和“应然”的一种未完成的展望吗？而在“文字工场的想像模式”里，这些可能的展望不也同时是已经实现的吗？所以，据我理解，小说的“可能世界”是既未成形但又已经确立的，是既存在于想像但又实践于体验的。作者试图通过“可能”，来联系现实和想像。不过，“艺术作为一种可能体验的创造”并不是新观点。这本书稍为显出新意的，在于它把创作者的自我置放于多重的“可能”的中心，造成自我膨胀，也同时难免于自我分裂。“可能”于是就成为了时间，成为了体验的本质。它成

为了主题，也成为了形式。

这本书的局限也正正在这里。它把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变成主题，但结果问题还是没法解答，或者取巧地省却了回答的必要。这就是自我的文学的必然困局和虚假性。“可能世界”可以是出路，但也可以是封闭回路。回到之前的说法，就是：究竟作者能不能达到完整性和一致性？这种完整性和一致性并不是指作品内部写得工工整整，时地人三元素统一的那种古典律的要求。它是指艺术和现实人生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就这样的问题，我自己也在思索和挣扎中，所以我丧失了批评的资格。或者，我根本就没有资格评论同代人的这本书，因为跟他一样，我自己也是个陷于自我而不能自拔的独裁者。我那自觉的“独裁者”称号并未能让我免于责难。

就这个我和同代人也无法回答的问题，让我暂且引述他人的见解，作为思考的落脚点。俄国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在二十四岁的早慧之年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里，对艺术和人生表达了别具洞察力的看法。

艺术家和个人幼稚地，通常是机械地结合于一身；个人为了逃离“日常生活的困扰”而遁入艺术创作的领域，暂托于“灵感、甜美的声音和祈祷”的另一个世界。结果如何呢？艺术变得过于自信，愚莽地自信，以及夸夸其谈，因为它无须对生活承担责任。相反，生活当然无从攀附这样的艺术。“那太高深哪！”生活说。“那是艺术啊！我们过的却只是卑微庸碌的生活。”

当个人置身于艺术，他就不在生活中，反之亦然。两者之间并没有统一性，在统一的个人身上也没有内部的互相渗透。

那么，是什么保证个人身上诸般因素的内在联系呢？只有责任

的统一性。我必须以自身的生命响应我从艺术中所体验和理解的，好让我所体验和理解的所有东西不至于在我的人生中毫无作为。可是，责任必然包含罪过，或对谴责的承担。艺术和生活不单必须互相负责，还应该互相承担罪谴。诗人必须记着，生活的鄙俗平庸，是他的诗之罪过；日常生活之人则必须知道，艺术的徒劳无功，是由于他不愿意对生活认真和有所要求。

艺术与生活不是同一回事，但应在我身上统一起来，于统一的责任中。

在原文里，“责任”一词和“回应性”等义，即英文的 answerability。

我必须就自己也身为一个作者，也即是一个独裁者的角度，去承认我和本书的作者所共同犯下的错误。从这个角度看，就等于说这本书是我自己所写的一样了。我们在彼此的自我的喻象里，找到虚幻的，暂时的一致性。至于真正的完整，也许，还要期望于自我的崩解，和对他人的回应。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

献给

- 董 富

- 龙金玉

- 董铎尧

- 何惠芝

目录

- 001 — 1. 蘑菇与人物的诞生
- 004 — I. 收音机
- 027 — 2. 蝴蝶饼与耳朵
- 034 — II. 电报/电话
- 055 — 3. 天使发与人物法则
- 065 — III. 车床
- 090 — 4. 结他弦与个性
- 100 — IV. 衣车
- 123 — 5. 棉花糖与梦
- 129 — V. 电视机
- 157 — 6. 仙人掌与生命史
- 170 — VI. 汽车

198 —	7. 螺丝帽与性
211 —	VII. 游戏机
236 —	8. 珍珠与救赎
250 —	VIII. 表
275 —	9. 八音盒与真我
294 —	IX. 打字机
320 —	10. 真实世界
346 —	X. 相机
374 —	11. 想像世界
390 —	XI. 卡式录音机
419 —	12. 可能世界
422 —	XII. 书(后记)
440 —	香港常用广东话简译

1. 蘑菇与人物的诞生

栩栩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全身赤裸着。她迷迷糊糊地在单薄但温暖的被子里转侧了一下身体，擦过皮肤的空气抚扫出难以言喻的实在感，就像被丰润的流质包围着，充满着一样。抬起手臂遮挡着晨光，嘴角不自觉地勾起愉悦的形状。双臂支撑着身体坐起来，掀开被单，阳光瞬间盖下，呵烘着那瘦削的自己，泛着纯洁的光亮的自己。那就是自己啊。栩栩这样想，竟然觉得不可思议。她伸手摸了摸在床上直着的修长的腿。两腿间温热，有薄薄的汗。是真的呢。她想。

栩栩不记得自己昨晚为什么没有穿睡衣，或者什么时候脱下。她也不记得做过什么梦没有。一切就像从未发生过的那样新鲜。她耸起左肩，侧过脸嗅了嗅，皮肤有新鲜蘑菇的气味。她至少知道蘑菇这种又白又滑又香的小东西。想不到她生命里首先知道的少数事情之中，包括蘑菇的气味。但她不知道蕈菌类的生命稍纵即逝。

在栩栩少女的胸口上坠着一颗哑银色钢螺丝帽。钢螺丝帽呈六角形，拇指指甲大小，用细银链穿过帽洞，挂在脖子上。它的坚硬感和粗糙感，跟幼嫩的肉躯很不协调，在阳光下分外刺眼。栩栩用右手掌心把螺丝帽覆盖着，轻轻按在左胸口的肌肤上，用心跳来感受着那微冷的抵触。栩栩没有思索这东西的来由，她只凭直觉知道，在那隐隐发麻的一刻抵触中，自己真的活着。

就只是一刻的麻刺。然后钢螺丝帽慢慢变暖，不再异样，和肌肤融为一体。

睡衣摊开在床边，像在等待着穿它的身体。是条浅蓝碎花背心棉裙子，透薄的质料，像穿上夏日浅滩的清涼波浪。栩栩让身体钻进睡裙里，坐在床沿，望望四周。是那仿似熟悉的残旧小房间，和墙角上开始剥落的墙纸。墙纸上褪色的星星和月亮图案，仿佛在晨光中恢复了一点光彩。窗外还有鸟鸣。只要不看出，就可以把这里想像作整个世界。但栩栩不用看也知道，窗外是乱糟糟的楼房，破落混杂的旧区街道。没有碧海，没有蓝天，没有星和月。也没有蘑菇。这个地区，就只有大清早最宁静，因为经过一整晚的喧嚣，谁都累倒了。大概只有她发现，早上有温暖的阳光和零星的鸟语。栩栩转头看看窗外，白花花的，把灰黑都蒙住了。这很好。

栩栩自动地站起来，拉开睡房门。门是从里面上了锁的，但从里面一拉就开。她也没记起为什么要锁上门睡觉，但却觉得理所当然。狭小阴暗的客厅里没有人，只有赤裸脚掌压过松脱的地板的声音，和像按琴键般的上上落落的触觉。折台上放着隔夜硬面包，和一张纸条。栩栩捡起纸条，就在房门透进来的光线下，看到上面写着：“栩栩：记着今早是第一天，不要迟到，入学的文件在饭桌上，学校地址也在上面，上次告诉过你，你懂得去吧，本来第一天该陪你去，但晚上有工作，走不开，不能赶回来，很对不起。你要学懂照顾自己。桌上有面包。吃一份做早餐，带一份回学校吃。雪柜里有牛奶。今天晚上见。妈妈字。”

对啊，原来今天开始上学，而且，妈妈留下字条了。栩栩想。这至少肯定了两个事实。她玩味着“第一天”这三个字。

在浴室里，站在镜子前，栩栩端看着那张圆圆的脸，幼丝般垂在肩上的乱发，瘦削如竹枝的颈和手臂。那是自己的脸没错，理应感到熟悉，或者明白到，原来如此。她向它动了动嘴唇，轻若无声地说：栩

栩，早晨啦！刚才纸条上明明写着给栩栩，那叫栩栩就没错。她也没有怀疑过，觉得必然如是。正如她没有怀疑过有一个妈妈，和妈妈在桌上留下字条给她。

栩栩。栩栩。她耳窝里早已植入这名字。

她看见镜子中的自己弯着嘴巴笑了。她决定，以后无论任何情形，栩栩都必须微笑。那是栩栩第一个自己做的决定。

她知道，这是栩栩的第一天。但她不知道为什么。她不知道，那是因为，这是故事的开始。在故事开始前，栩栩并不存在。栩栩诞生于第一个句子：

栩栩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全身赤裸着。

如果作者喜欢的话，栩栩还可以诞生第二次，第三次。但作者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正如真实生命一样，栩栩只可以活一次。否则，栩栩就不再是如真了。

栩栩：

扭开收音机。轻微的无意义杂音。像在暗房里脱毛衣的静电火花。那是几乎可以看见，或者触到的，杂音。像神灯里的精灵一样，突然从小盒子里冒出来，半透明的，浮在空气里，却活脱脱的，像真人一样地立体，可感。那是一部构造简单的廉价收音机，没有液晶显示屏和自动选台，仍是用旧式的旋钮式调频器。用指头旋动调频钮，红色指示标在AM和FM的波段里移动，在中波530至1600千赫和超短波88至108兆赫之间，寻找与脉搏相应的振幅，与心跳吻合的频率。经过特定电台频道的时候，人语或音乐像照相机对焦过程一样，渐渐从混沌的杂音中形成轮廓，精准线条和色调。但可能由于电波传送障碍或者接收条件欠佳，有些频道怎样也无法对准，声音像被水波或沙粒冲擦，仿佛是从远古残留下来的无形印迹，越过时光的高山阻隔，在波动完全衰减之前，以微弱的气息作最后的呼唤。我略过几个电台，找不到想听的节目。

这是个潮湿而寒冷的晚上。栩栩，从这句话你大可以判断，现在是晚冬，是阴雨霏霏的春天来临之前的交接期。更确切的时间，例如年月，你慢慢就会知道。又或者，不知道也没所谓。所谓年月，并不是时间的唯一指标。至于地点，我可以告诉你，是在我柏树街老家的狭小睡房里，也即是你最终发现自己的秘密的地方。那里小得只能容下一张双格单人床、两张连书架书桌、一个杂物柜和刚刚够一张旋转椅滑行的地板空间。从家具的情况可知道，这小房间里至少住了两个人。那是我和